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宋論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譏

眞宗

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
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
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及韓侂冑立偽學之名延及張居正
魏忠賢率以此附致儒者於罪罟之中毀其聚講之所陷
其受學之人鉗網修士如防盜賊彼亦非無挾以爲之辭
也固將曰天子作君師以助上帝綏四方者也亦旣立太
學於京師設儒學於郡邑建師長餼生徒長吏課之貢舉

登之而道術咸出於一天子之導士以興賢者修舉詳備而惡用草茅之士私立門庭以亢君師而擅尸其職使支離之異學雌黃之游士熒天下之耳目而蕩其心爲此說者聽其言恣其辯不覈其心不揆諸道則亦娓娓乎其有所執而不可破也然而非妨賢病國祖申商以虔劉天下者未有以此爲謀國之術者也孔子之教於洙泗衰周之世也上無學而教在下故時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爲無嫌彼將曰今非周綱解紐之代不得尸上天木鐸之權也嗚呼佞人之口給不可勝窮而要豈其然哉三代之隆學統於上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而聲教所訖亦

有涯矣吳越自習文身杞莒淪於夷禮王者亦無如之何也若太學建於王都而圻內爲方千里庠序設於邦國而百里儉於提封則春絃夏誦禮射雅歌遠不違親而道無歧出故人易集於橋門士樂趨於鼓篋迨及季世上之勸之也不勤而下有專師之函丈矣況乎後世之天下幅員萬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殫計旣非一太學之所能容違子舍涉關河抑立程限以制其來去則士之能就學於成均者蓋亦難矣若夫州縣之學司於守令朝廷不能多得彬彬雅之儒與治郡邑而課吏之典又以賦役獄訟爲黜陟之衡雖有修業之堂釋菜之禮而迹襲誠亡名存

實去士且以先聖之宮牆爲干祿之捷徑課之也愈嚴則
遇之也益詭升之也愈眾則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總屬
彫蟲月露風雲祇供遊戲有志之士其不屑以此爲學也
將何學而可哉惡得不倚賴鴻儒代天子而任勞來匡直
之任哉君子於此以道自任而不嫌於尸作師之權者誠
無媿也道不可隱而明之人不可棄而受之非若方外之
士據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異端之師亢政教以叛君父
也所造者一王之小子所德者一王之成人申忠孝之義
勸士而使之親上立義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
萬幾之勞襄長吏教思之倦以視掄文之典不足以獎行

貢舉之制不足以養恬其有裨於治化者遠矣當四海一
王之世雖堯舜復起不能育山陬海澨之人材而使爲君
子則假退處之先覺以廣教思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爲
君子者又何媿焉教行化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材初
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
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詘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
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
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
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爲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
而並峙以講學爲必禁不得與丹竈剝竿之幻術而偕行

非妬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爲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
教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允鍾山之教加隆
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
代之經以摧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縣闕下單于能戰可來
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戎爲燕辟
地然後南次陘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
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
則夷狄必乘之以証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卽漢唐
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顛益驕唐平僭僞而突厥方騁何也

鬪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爲夷狄矣彊弱
之情勢雖遼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獷戾
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
以其長破其阻殲其眾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
彼而何弗惴惴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
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卽戰而已先餒其衄
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
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
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蕙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
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

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稽其
後效槩可觀矣世爲勛臣未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
儿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
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閒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閒也德明
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
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
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澶州
脅盟要賂乎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
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
已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

瑕之閒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勅寇之心而制之以
氣李繼遷之彊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
不輯之眾人心離而無爲之効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
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
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
先茶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眾凌寡乘其瓦
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
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
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馘之虜
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

且以士爲吾士人爲吾人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瑋者撫而
用之渡一葦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
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
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
嚆矢哉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
年卽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況德明不翦延及元昊叢爾
小醜亢爲敵國兵衄將死趣奉金繒禍迄於亡而不已一
機之失追救末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瑩王
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
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燮內甯外患之邪說

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凡上書陳利病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妒之心已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訐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啓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也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詘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爲炎炎娓娓之談不足以表異徼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慝之姦詭君

相以從己而行其脅持者也非此則又有聞君之求言也
亟相之好士也甚蹠蹠而興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
人以成其說叩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
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
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
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掇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
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拯水火者也以
自炫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
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
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

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
毒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
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
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
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
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聽之則
元氣以傷大法以圯弊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
上行私而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足
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

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完心而識乃宏識惟其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乃可啗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啗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死者而生者眾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達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作者厯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

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
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陷以畱人
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
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
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
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園中蟬噪而知其爲夏
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
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
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
其妍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